

那些谐谑的岭南文人

明日搭船去佛山

清代名人鲍桂星，安徽人士，官至工部侍郎、武英殿总裁，少时家贫，去当塾师，被誉为作八股文的能手，当时很多人慕名前来请他指导。

有一次，一名学生写了篇八股文请他审阅，他看后说，你这文还不够七百字，不合标准。学生不服，辩解说确实足有七百字的。鲍不答理，拿起笔来在那文章上东涂西抹，眨眼间删掉许多累赘不妥的字句，交还学生说，那不是只有五百字吗？学生见此，也就无话可说了。原来清代科举考试，考的八股文，清初每篇标准规定要写够五百字，后来改为七百字。不足者考官连看也不看，那就白考一回。

鲍桂星批改文章，态度还是含蓄有度的。可是岭南的“诙谐之雄”何淡如，他的文章批语就往往诡异而出人意表。早年他设馆塾教授生徒，批改学生作业，每每出语诙谐，令学生摸不着头脑。

有一次，何淡如在某篇作业上批了四个字：“四围密密”。学生得到后，欢喜异常，心想这是赞许自己文章稳健实在，是个好评语。正欣喜时，不料旁边有人看出问题，说这四围密密者，不相通也，那是说你的文章不通呀。学生顿时失落无语。

又有另一次给学生文章的批语是“明日搭船去佛山”，学生看了莫名其妙，问何老师，我不明白老师这批语的意思。何答曰“是呀，我也不明白你文章说的什么意思。”意指其文章不知所谓，他的批语也就不知所谓了。

何淡如以诙谐为粤人所称，遂致掩盖其真实面貌。其实他不是以滑稽标异的人，而是位十足正统文士。他是南海湾头村人，光绪元年举人，以后又当过管教育的官员（高要县学教谕），为人多才多艺，能画能诗及骈体文，颇得当时的诗坛巨子张维屏赏识。所交游的是当时名士，如张维屏、黄培芳、倪鸿



(图片来自网络)

等一大批。又以擅作对联闻名，南海官窑醴会、中山小榄菊会都请他题过对联。同治年间，顺德人梁耀枢中了状元后，朝廷给假回乡祭祖。假满要回北京任职时，乡中父老齐至江边相送，何淡如代梁作祭江联曰：“圣天子给假回旌，记华省南旋，披来玉带银袍，稍为蓬茅生彩色；诸父老临流酹酒，唱大江东去，听到铜琶铁板，又添杨柳壮行程。”措辞堂皇得体，可见其对联功力。

伯晴者，白送人情也

著名画家熊景星，字伯晴，南海人，举人，能诗能画，自谓画胜于诗，却一生不甚得志，晚年遂以卖画为生。有些只具普通交情又爱占便宜的人，请他画画，却爱套交情不想给画酬。熊碍于情面，不好推托，画是作了，却在署作者款时就只写自己的别字伯晴，而不题上熊景星大名。有人问这有什么不同，熊答曰“伯晴者，白送人情也。”有报酬的我才署上熊景星名字，以示区别。这也难怪，人家以画谋生，你白占便宜，人家怎么活呀，署款伯晴，实亦出于不得已者也。由此亦可看出熊虽吃亏，还不失为厚道的艺术家。

另一画家梁于渭，字杭雪，番禺人，中过进士，以能文能画著称。他自视甚高，却一生坎坷失意。有三件事使他始终难以释怀：一是自负雅才，中进士后却没能进翰林院；二是参加工作后，屡遭同事妒忌排挤；三是他是入赘女婿，后因故与妻子失和，以致无家可归。于是形成心病，无法自解，不免举止怪异，违俗骇时。晚年潦倒之甚，只得借寓南海学宫中的孝弟祠，靠卖画为生。

梁于渭人品本高洁自持，不肯俯随流俗。有一次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靠出钱请替枪代考，才中了个小秀才。此人高兴之余，就想装点风雅，愿出重酬请梁画一幅中堂和一横批，准备挂在大厅上以显气派。梁此时生活窘逼，重酬面前，不得不为之迁就，但内心却老大不乐意，于是给他绘一幅中堂，上面画了一个大铜钱，钱的中孔上插上几朵牡丹花。看起来是花开富贵、钱财满屋的画面。横批则画了一片城西洋塘风景，那是几片蔬菜（即通菜）田，田中水清叶绿，勃勃有生气。富儿得到后，初则大喜，继竟收藏不敢悬挂，只好自认晦气。原来中堂的画是讥其用钱买来的功名，而横批则寓意其文章如蔬菜之不通也。

梁于渭人品本高洁自持，不肯俯随流俗。有一次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靠出钱请替枪代考，才中了个小秀才。此人高兴之余，就想装点风雅，愿出重酬请梁画一幅中堂和一横批，准备挂在大厅上以显气派。梁此时生活窘逼，重酬面前，不得不为之迁就，但内心却老大不乐意，于是给他绘一幅中堂，上面画了一个大铜钱，钱的中孔上插上几朵牡丹花。看起来是花开富贵、钱财满屋的画面。横批则画了一片城西洋塘风景，那是几片蔬菜（即通菜）田，田中水清叶绿，勃勃有生气。富儿得到后，初则大喜，继竟收藏不敢悬挂，只好自认晦气。原来中堂的画是讥其用钱买来的功名，而横批则寓意其文章如蔬菜之不通也。

来源：羊城晚报

唐朝人

喜欢吃蒸熟的梨

古人称梨为“果宗”。现在我们吃梨，通常是洗净就吃。但在古时，尤其在唐朝，梨是要蒸着吃的。

梨子在唐朝北方是常见的水果，但唐朝人喜欢吃的却是蒸熟的梨。“田家老翁无可作，昼甑蒸梨香漠漠。”（贯休《田家作》）这句诗就说明，唐朝老翁白天闲着没事，就会在家蒸个梨吃。在唐朝，除了最流行的蒸梨外，还有“炉端烧梨”。武则天的重孙子唐肃宗李亨，便曾在夜里闲坐，因为臣子李泌不吃荤腥，李亨便亲自烧梨给他吃。

在唐朝，梨不算太贵太珍异的水果，在北方城镇的市场上容易买到，而且各地都有自己的名优品种。像长安地区最有名的叫“哀家梨”，洛阳报德寺的梨传说最大的一个重六斤，常山真定梨、青州水梨、郑州鹅梨等名扬天下。可见，唐朝不缺梨吃，但一定要蒸着或烧着吃。

唐代关于水果品种的记载，见于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果木部”者共有十二类：李、柰、桃、樱桃、枣、栗、梨、甘、橘、梅、石榴、瓜等。许多人应该会问，怎么没有唐朝那最著名的荔枝呢？荔枝是现代人所熟知的唐朝水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让杨贵妃成了这一水果的代言人。但荔枝在唐朝那可是顶级的奢侈品，当时的富贵人家都把能吃到荔枝当成炫耀的资本。

有吃不上的人曾研究过，杨贵妃真能吃上原汁原味的荔枝吗？

荔枝一般生于岭南，距长安千里之遥。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讲：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日五日色香味尽去矣”。而给杨贵妃送荔枝的人“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七日夜”方到的荔枝还能吃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曾说：“每年进贡给杨贵妃的，都是荔枝干。”忙活了半天，杨贵妃吃的是荔枝干？

也有人说杨贵妃所食的鲜荔是采取将带果大树移植的办法送到长安的。史载：“以连根之荔，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

荔枝这么难整，唐朝人就不吃高端水果了吗？不，长安人努努力还可以弄到一种，这就是樱桃。

樱桃，唐朝人也叫“含桃”。在北方，樱桃是一年中最早成熟的水果之一，被称为“初春第一果”。在唐朝，樱桃不仅用以供祖宗荐庙，皇帝还会亲自采摘樱桃。你知道他们怎么吃吗？是就着牛奶吃樱桃，这是唐代最流行的美味了。

从蒸梨到荔枝，再到樱桃，唐朝人会吃着呢。来源：山西晚报

李元婴：一生建三座滕王阁

唐朝有一个著名的亲王，他不但不处处留情，还处处留阁。他不以政绩留名后世，而以建阁而名传千古。这个人就是滕王李元婴。他虽不是蜀王，但却是惟一在益州的隆州（今四川阆中）镇守了五年的唐代亲王。他留下的南昌滕王阁，至今是江南名楼；阆中滕王阁，也是今天古城阆中中的一大盛景。

李元婴生于贞观四年（630年），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也是他的幺儿。他比他的二哥唐太宗李世民小了32岁。比李世民的

大儿子李承乾还要小11岁，甚至比太宗第九子、后来的唐高宗李治都要小两岁。实际上，李元婴出生时，李渊早就太上皇了，李世民当皇帝已经四年。他九岁时被哥哥李世民封为滕王。

李元婴是随遇而安的人，只要有山有水，有酒有曲，他都可以过得逍遥自在，他一生建了三座滕王阁。

山东滕州滕王阁，由于年代久远，无人修复，早已灰飞烟灭，遗迹难寻。

而今天的南昌滕王阁，则屡废

屡兴，成为中国四大名楼之一、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阆中滕王阁分滕王亭和玉台观两个部分，清以来合称滕王阁。诗圣杜甫两次游历阆中，多次登临滕王阁赋诗抒怀。他在《滕王亭子》中吟咏道：“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此诗令阆中滕王阁名气大增。

来源：老年生活报